

只要路走对，谁怕行程远？

——读陈晋的《问答中国》有感

□ 汪志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,也是我光荣在党35周年。“七一”前夕,我收到所在支部赠送的礼物《问答中国:只要路走对,谁怕行程远?》这本书。乍看之时,并未引起我多大的关注,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,我深深地被书中的每个精彩章节吸引住了。

这是一本把中国故事讲好的好书。其实,讲好中国故事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《问答中国》这本书以“读懂中国,难在哪?”这一问题作为开篇,围绕“中国愿望”“中国道路”“中国制度”“中国共产党”“中国文化”“中国与世界”六个篇章,以问答的形式,对“中国人在今天到底想要什么”“中国在今天怎么定位自己”“怎么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”“怎么看中国制度”“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国际观是什么”等大众关心的普遍性问题,逐一进行阐述并解答,读之使人茅塞顿开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全书摒弃传统理论读物的单向灌输模式,从社交平台征集了上千条疑问,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问题,以

此为导向来写作,使得本书像是作者和读者进行了一次坦诚的关于“义利之辨”与“心境之分”的“师生对话”。

全书以“青年问、专家答”的形式,通过200多段提问和回答,直面当下青年群体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的关切之问,回应了国内外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关心的普遍性问题或存在的疑惑,其中的近50个核心问题,涵盖“中国共产党为何能长期执政”“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模式有何本质区别”等热议议题,通过历史回溯、数据对比、国际案例分析等,将宏大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问答对话。

与此同时,此书还将理论做了大众化、轻量化表达,既不是枯燥的政策解读,也非简单的历史回顾,而是以青年关切为锚点,用“问答体+故事体+视觉化”的三重创新,实现严肃理论与通俗传播的平衡。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而言,既能从书中找到关于中国道路的理性答案,也能透过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,感受

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”的精神内核。

书中提到:“西方人常常不理解,谈自己的今天和明天,中国人总喜欢从昨天开始,从近代以来的遭遇说起。”

陈晋这样答:“中国人很敬畏历史。许多时候,他不是从理念来推导未来,而是习惯于从曾经经历的事情和陷入的处境中来推导未来。今天会怎样,不是因为‘昨天之后注定会有个今天’,而是靠你在昨天经历了什么遭遇、积累了什么经验来决定的。中国人不是无缘无故地喜欢谈论近代历史,而是因为近代以来的遭遇,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沉淀为中国人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的基本参照,成为他们‘不想要什么’的理由、‘想要什么’的动力……”

谈到“中国人具体想要什么”时,陈晋在书中提到一个典型的现象——中国城市的街道名称,重复率最高的有4个:中山路、解放路、人民路和建设路。这4个街道名称背后潜藏着“中国人想要什么”的答案。“中山路”,是一些城市为纪念中国

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设立的;“解放路”,则是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解放各个城市的时候,部队入城经过的街道,它们大多处于比较繁华的市区;“建设路”,大多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,各个城市大搞工业化建设的时代风气,像四川成都、河南洛阳的建设路,便得名于一些大型工程项目与工厂企业沿路而建;“人民路”,表达的是摒弃旧的社会风俗,迎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。这些街道名称,沉淀着几代人的历史愿望和价值诉求。

看这本《问答中国》,深感受文章越写越平实,平实背后透着功力。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表达的:“讲好‘中国故事’不容易,要避免讲冗长的、没有针对性的、不切实际的话,多讲简短、平实、新鲜的话。”

作为一名读者,我期待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多读读《问答中国》,并期盼有更多这样的好书籍,在努力塑造好中国形象上不懈探索,用严谨的学风和生动的笔触,让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跃然纸上,走向世界。

百味人生 幸福也简单

□ 祁祥



周六早晨美美地睡了一个自然醒,就听到厨房里“叮叮咣咣”的响声。凑过去一看,妻正在卖力地剁肉馅——准备包饺子了!洗刷完毕,我乐颠颠地帮妻擀面皮,她负责包饺子,一幅琴瑟和鸣的景象。我一脸陶醉状:“吃点什么有什么,我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!”妻斜一眼,揶揄道:“见过富人开私家游艇、坐私人飞机、住总统套房,满世界游山玩水吗?你这就叫‘贫穷限制了想象’。”我反唇相讥:“你知道他们身边的风险吗?绑架、刺杀以及各种市场危机引发的提心吊胆……”

去年5月27日家中失火,主卧物件焚烧殆尽,多年衣物化为乌有,再装修、购置至少需要十几万元。我和妻先后赶到家时,消防员已经扑灭火机,各个房间都是厚厚的积水,围观的邻里一片唏嘘。看到我俩没有抱怨、悲伤,而是急切地找居家的小猫,邻居们都说:这两口子心真大!今年火灾一周年当天,我还专门填词一首《西江月·火灾周年祭》:“去年今日遭灾,烧尽半生家财。辗转借宿近六月,飘居三地萦怀。千载难遇火害,万里挑一偏爱。苍天眷顾五十春,妻女无恙无碍。”并将此转发至一微信群,不少朋友看到后纷纷致电:“咋不打电话告知一下呀……”我笑:“这事儿还要敲锣打鼓广而告之呀?没有显摆苦难的道理。这么多年我全家人一直都健健康康的,现在家里焕然

一新,而且每逢换季都穿新衣服,这些都是好事儿啊。哈哈!”

2021年在乡镇包队的时候,因为时间富余,在家人、朋友的苦劝下,我下决心报了名考驾照。其后经过断断续续历时5个多月的学习、考试,终于拿到了驾驶证。但回来后依旧每天走两里路、挤公交车上下班,美其名曰“锻炼身体”。直到去年“五一”,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把他一辆长期闲置的旧车开到了我家门口——电池总生故障,迫切需要我帮忙开着。自此,我开启了开车两点一线的生活。经过一年的历练,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车了。和妻闹扯起来,由衷感慨:近知天命之年学会了开车,幸福啊!而今开得越来越熟练,出行太方便了。妻不客气地讽刺我:“2000年的时候,你们同事都去学开车了,你啥事儿不走在别人后边?”想了想确实是。但我依然一脸真诚相:“家底薄不是我的错。我白手起家,一直在跟跑,就算晚一点,时代发展的红利也算得到了。这已经很幸福了,知足吧!”

“世事一场大梦,人生几度秋凉。”人的一生很短暂,不过就是阅己、越己、悦己。遇有喜事,不妨放肆大笑几声,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;面对不幸,大可豁达乐观一些,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珍惜当下的拥有,学会取悦自己,不艳羡他人,不违心做事,不偏执任性,努力做到减事、减欲、减烦,其实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

心香一瓣 读书与做人

□ 宋炎朔

近期读书时,翻阅到《沈从文读书与做人》。书的作者沈从文所处年代是20世纪上半叶,那个时代书籍资源匮乏,读书是少数人的特权,且内容以经史子集、乡土文学为主。他说的读书和做人,在现代社会还能有粉丝认同吗?与Ai的对话让我深有感悟。

时代背景的差异,形成读书与做人的“形”变。与那个时代相比,现代社会已进入信息爆炸时代,读书形式从纸质书扩展到电子阅读、碎片化学习,内容多元。沈从文时代的“做人”深受传统伦理影响,强调“克己”“守礼”,现代社会的“做人”更强调个体价值、多元包容与契约精神,传统伦理中的部分规范已被解构,取而代之的是平等、法治、个人权利等现代价值观。

时代不同,读书与做人的本质却惊人一致。读书的本质是超越时代的精神求索。沈从文认为“读书是为了明白人事上的美丑善恶”,强调通过文字理解人性、观照生命。这与现代读书的终极意义,培养批判性思维、提升精神境界、构建认知体系的本质一致。做人的根本就是人性光辉的永恒。沈从文笔下的“做人”核心是“真诚”“质朴”“向善”,现代社会虽价值观多元,但诚实、同理心、责任感等品质仍是普世共识。比如,职场中强调的“诚信合

作”、社会倡导的“公益精神”,本质上与沈从文推崇的“做人要像水一样清澈”的理念一脉相承。

读书与做人就是知行合一的生命实践。沈从文反对“死读书”,主张“读书须与生活结合”,这与现代教育理念中的“实践导向”异曲同工。无论是民国时期的文人救国,还是现代人通过知识创新推动社会进步,读书的价值最终都体现在“做人”的实践中。

读书与做人需要在传承中创新。沈从文强调的“精读经典”,现代可延伸为“在信息洪流中筛选优质内容”;“克己复礼”可转化为“尊重多元价值的同时坚守底线原则”;沈从文对“自然人性”的追求,在现代可对应为“对抗物质主义异化”,以“质朴做人”的态度对抗职场中的功利算计,守护个人价值观。

沈从文的读书与做人之道,如同一条贯穿时代的河流:河水(形式)因时代更迭而改道,河床(本质)却始终承载着人性的深度。在现代社会,我们无需照搬民国文人的读书方式或乡土社会的做人标准,但需继承其核心精神,以读书拓宽生命的维度,以真诚守护做人的本心。正如沈从文所说:“人是活的,书也是活的”,唯有让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对话,才能在时代变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“读书与做人”之道。

小小说

xiaoxiaoshuo

他是一个父亲

□ 熊燕

月光如水,窗外树影婆娑摇曳。老沈思绪飘远,他想起儿子上小学那年,自己扛着铺盖卷去省城工地搬砖。霜降那天,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,腰受了伤,脚也微跛,只能回家继续种地,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。那时他就渴望儿子能考上大学,坐进办公室,不求大富大贵,但要活得轻松。好在儿子争气,真的考上了。

他拿起手机,点开电话簿,手指滑过一个又一个名字,最后停在一个座机号上,是老姨的。

说是老姨,其实出了五服,平时也不走动。但上次见面,老姨拉着他的手说:“你出生那会儿我还是我抱的呢。”有这层关系在,总该能帮衬一把吧。老沈在心里给自己打气,老姨就是老姨,实实在在的亲戚,虽然有十来年没见过面了,但总不能忘了他。

第二天天没亮,老沈就下了地,把豆角、茄子、辣椒、黄瓜,只要是能摘的全摘了,塞了满满一编织袋。他现在只有这些拿得出手。

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,又倒了一趟公交,老沈一瘸一拐地走在城市陌生的街道上。他方向感一向好,十几年来来过一次老姨家,凭着记忆居然没走错。只是周围全变了,小高层一栋接一栋,老姨家那条老街夹在中间,灰扑扑的,充满沧桑感。

他敲了敲门,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,是老姨远在广东的女儿请来专门照顾老姨的保姆。他没想到,老姨竟然瘫痪了!

老沈把编织袋放在门口,坐到老姨旁边,鼻子一阵阵发酸。老沈悄悄打量四周,屋子里电器家具都是旧的,地板有几块都有了裂纹。他张了几次嘴,可那些准备好的话在喉咙里打了几个转,就是出不来。

坐了快一个钟头,眼看着该走了,老沈咬了咬牙,还是开了口。

老姨听他说完,脸上先是笑,是高兴的笑,为孩子考上大学笑。然后她低下头,沉默了。她也想帮他,可是,她也没有钱,她现在的生活费都要女儿补贴。

保姆这时将一碗刚刚熬好的药端过来。老姨心中一动,对保姆说:“上次听你家那位说,他们超市招搬运工?”保姆愣了下,看看老沈瘦小的身板和微跛的腿,有些迟疑。老沈脑子转得快,一下子站起来,连连点头:“能干,我能干。”

保姆掏出手机去阳台打电话。老沈左手攥着右手,低头盯着地板上的裂缝看。

过了一会,保姆回来,说:“明天就能上工,搬货卸货,辛苦是辛苦,但一个月有六七千元钱。”

老沈红着眼圈站起来,给老姨鞠了个躬,又给保姆鞠了个躬。他拎起空的编织袋往外走,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。老姨朝他摆摆手:“回去吧,明天早点上工。”

保姆站在窗口,看着楼下那个轻快的身影,问老姨:“您怎么不问问他愿不愿意干?”

老姨慢慢转过头,望着窗外那棵比楼房还高的老槐树,说:“不问,他是一个父亲。为了孩子,什么都能扛。”

人间真情

renjianzhenqing

老爸的口头禅

□ 梁军

“顺其自然”是老爸的口头禅,每当我在困境中苦恼时,总会想起这个词。“顺其自然”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,但仔细品咂一下,还是让我受益匪浅。

1997年的8月份,我去竞聘公司的工会干事。开始是笔试,后来是答辩,最后是民意调查。所有的程序都走完,就等结果了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爸,他对我说:“顺其自然,竞聘成功当然好了,如果失败了,也不要灰心。”不久之后,公司张榜公布了竞聘结果。我发现自己榜上无名,当时心情糟糕透了。失去了一次提干机会,此事让我耿耿于怀。后来老爸知道了竞聘结果,劝我说:“命里有时终须有,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一切顺其自然,不要钻牛角尖,跟自己过不去。”听了老爸的一番话,我马上茅塞顿开、豁然开朗。

2008年建党节前夕,我所在的党支部开始评选优秀党员。我知道自己的年龄短,贡献少,根本没有希望评上。有一天回家看望老爸,我跟他说起单位评选优秀党员之事。他还是那句话“顺其自然,随遇而安。”后来我参加了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,真没想到自己能被评上。尽管有人说风凉话,但我心静如水,不去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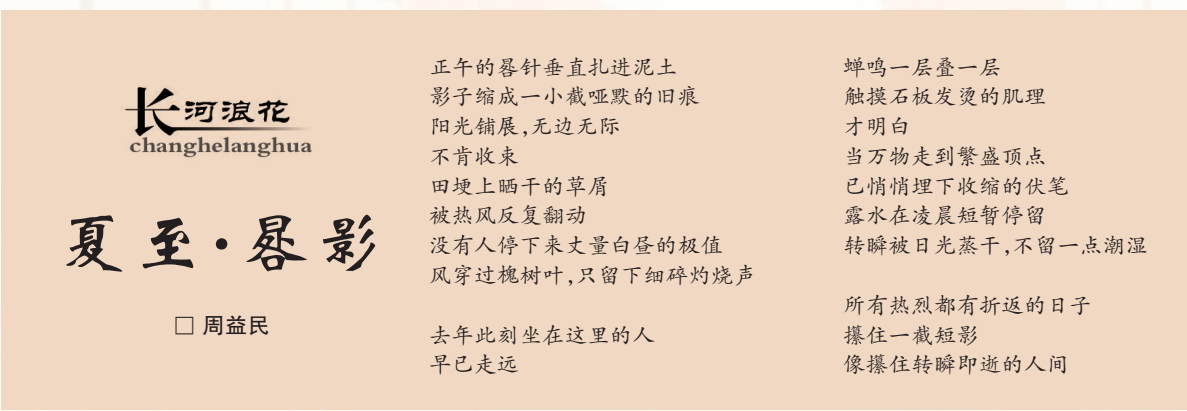
他们计较,毕竟我问心无愧。

儿子大学毕业后开始考研,考了几次都不理想。老爸知道后,对他的孙子说:“顺其自然,不能一条道走到黑,实在不行咱们换个思路。”儿子现在也想开了:考上了当然好,考不上就要面对现实、认清现实,早日做好人生规划。

“顺其自然”看似普通的一句口头禅,却蕴含了一定的人生哲理和智慧。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应该顺其自然,莫强求,否则必会给自己增加许多烦恼、忧愁和苦闷。与其为难自己,不如看淡一切,毕竟人生苦短。



许双福 摄



长河源花

changhelanghua

夏至·晷影

□ 周益民

堂屋当门墙根,立着两样旧物:一枚带弹痕的车轂,一口老油坛。它们静默相对,像两位老党员,守着这个家对党的一世长情。

那年爷爷推独轮车在南丁寺一带卖油,车上载的正是那口油坛。路遇伪军,油被抢光。家中几斤高粱也被伪区公所的人搜走。第二天爷爷和二叔出门,又撞上地方抗日武装到北丁集村抢粮的日伪军交火。炸弹在不远处炸开,爷儿俩趴在车下,人没事,车轂却深深嵌进一道弹痕。

二叔盯着弹痕看了许久,决意去找队伍。那时村里人常议论:“有支队伍不抢粮、不欺民,真心替百姓办事,叫共产党的八路军。”爷爷不吭声,只低头一遍遍擦他的老油坛。二叔铁了心,走了。

他当兵走后,入了党,再没回来。《定陶县志》烈士英名录上,记着孔凡喜。

从此,爷爷推着那辆带弹痕的独轮车支前。有时装粮袋,有时装油坛。土路颠簸,车轂歪来歪去,他脚腕

了也不停。有人问起二叔,他说:“不后悔,图个奔头。”爷爷不是党员,但认一个理儿:跟着共产党走,没错!

新中国成立后,独轮车散架。父亲把车轂挨着油坛立在堂屋当门,再没挪过。

公社化时,大队把父亲从二队调到底子差的一队,全队只有几头瘦牛、一辆破太平车。支书说:“你是党员,得领着大伙儿一起干。”

父亲连夜召集社员,定下种药材。那年大面积种下后,一夜大雨突降,他扛锹守在药地放水,整整一夜,回家就病了,连烧三天。年底队里添了新马车和枣红马。父亲拿出劳模奖品——一条羊肚子毛巾。他站在车轂前看了半天,那

条毛巾是他这辈子最体面的东西,舍不得用,珍藏了起来。1971年,他倒下了。

实行生产责任制后,家里添了地排车。妻子拉起车把,绳子搭在肩头:“党员嘛,得往前站。”那一年,她被评为全县优秀共产党员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公社工交办兼职。汽车运输队常年亏损,我提出改革方案,众人非议。夜里睡不着,看着那道弹痕和坛沿发亮的老油坛,心里就稳了。通宵写方案,笔尖如车轮碾泥。那一年,运输队扭亏为盈。

2004年“七一”,我的名字上了《菏泽日报》优秀党员榜。我把报纸叠好,放在堂屋当门。

心灵站舍

xinlingzhantai

那道痕 那盏灯

□ 孔祥富

从单位内退后,我拾起老辈营生,开汽油三轮车帮女儿卖油。跑的依旧是南丁寺周边老路,土路早已换成水泥路。车笛响起,耳边仿佛又传来老独轮车的吱呀声。

前几年,我与老伴儿先后领到“光荣在党五十年”纪念章。堂屋当门那车轂与油坛静立了一辈子,终于等来了主人的勋章。老伴儿看看我,又看看它们,眼眶红了。

儿媳在车轴厂上班,是总公司劳模:“我做的每一根车轴,都藏着爷爷那车轂的魂。”

儿子是党员,埋头钻研,拿下国家专利。孙子从小听车轂的故事。去年秋天,

全家坐新能源轿车去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。展厅里的支前独轮车,与爷爷当年那架一模一样。孙子看了许久,问我:“爷爷,老老爷爷推着这车,走了好多土路吧?”我没答话,朝老家堂屋方向指了指。他思忖片刻,认真说:“我长大也要入党。”

月光从窗缝透进来,落在那枚竖立的车轂上,弹痕清晰依旧。两枚纪念章的党徽泛着微光,身旁是老油坛、泛黄的《定陶县志》、磨毛的羊肚子毛巾,折了又折的《菏泽日报》。

油坛空了,光却满着。五代人薪火相传,旧车轂连着新坦途。

孙子仰头问:“爷爷,这道伤痕,永远抹不掉了吗?”我望着月光照亮的弹痕,缓缓说:“当年满是伤痛,如今只剩温暖。它刻着过往,也照着前路。老油坛虽已空置,却盛满代代相传的光亮。”此时,车轂与油坛在月色里静默如初,恰是家风一束光。

月光落下来,足够亮。